

● 许道明 编著

浪漫现代

復旦大學出版社



● 许道明 编著

浪漫现代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现代/许道明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7
ISBN 7-309-03441-4

I. 浪… II. 许…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8941 号

浪漫现代

许道明 编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麦青

装帧设计 马晓霞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1

字数 113 千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 000

书号 ISBN 7-309-03441-4/I·231

定价 1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月夜	沈尹默	2
儿歌	周作人	4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	6
小小儿的请求	应修人	8
天狗	郭沫若	10
晨兴	郭沫若	12
瓶(第三十一首)	郭沫若	14
希望	胡 适	16
繁星(一、一三一)	冰 心	18
伊底眼	汪静之	20
温柔	李金发	22
弃妇	李金发	24
假如你愿意	俞平伯	26
秋晚的江上	刘大白	28
水手	刘延陵	30
仅存的	朱自清	32
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	鲁 迅	34
晚祷(呈敏慧)	梁宗岱	36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徐志摩	38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	40
偶然	徐志摩	42
半夜深巷琵琶	徐志摩	44

再别康桥	徐志摩	46
答梦	朱湘	48
葬我	朱湘	50
采莲曲	朱湘	52
星	废名	54
也许(葬歌)	闻一多	56
我从 Café 中出来.....	王独清	58
蛇	冯至	60
十四行(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冯至	62
我记起你的一双眼	滕固	64
长流	于赓虞	66
雨巷	戴望舒	68
我的记忆	戴望舒	70
夜行者	戴望舒	72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	74
残烛	冯乃超	76
诀绝	孙大雨	78
季候	邵洵美	80
预言	何其芳	82
花环(放在一个小坟上)	何其芳	86
海上的声音	方玮德	88
笑	林徽因	90
别丢掉	林徽因	92
雁子	陈梦家	94
病监	艾青	96
我爱这土地	艾青	98

断章·····	卞之琳	100
雨同我·····	卞之琳	102
无题(四)·····	卞之琳	104
阴天·····	方 敬	106
夜巷·····	苏金伞	108
义勇军·····	田 间	110
无题·····	阿 垅	112
泥土·····	鲁 藜	114
信仰·····	绿 原	116
半棵樹·····	牛 汉	118
还原作用·····	穆 旦	120
诗八首·····	穆 旦	122
冬(之一)·····	穆 旦	126
金黄的稻束·····	郑 敏	128
井·····	杜运燮	130
老妓女·····	唐 祈	132
纯朴的诗·····	唐 湜	134
理发匠·····	袁水拍	136
川江号子·····	蔡其矫	138
给他·····	林 子	140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 指	142
芳邻·····	流沙河	144
致橡树·····	舒 婷	146
双桅船·····	舒 婷	148
一代人·····	顾 城	150
二月之窗·····	纪 弦	152

你的名字.....	纪 弦	154
错误.....	郑愁予	156
与李贺共饮.....	洛 夫	158
流浪人.....	罗 门	160
乡愁.....	余光中	162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月 夜

沈尹默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1917

[赏析]

月夜这类诗题在传统诗歌中几乎多若恒河沙数,作为中国新诗先驱者之一,沈尹默似乎还未能完全摆脱既成影响,他到底清明自己是在写诗,过往所熟稔的也许便油然而起。问题是作者已经做成了《新青年》的新诗人,因此,藉传统意象,有所推陈出新,表达了新世纪的诗情。

霜风威严,明月朗照,凛然之气逼人,“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里或许有传统士大夫清高自持的心魂,但更多显现了诗人对既成一切的强烈反应。那株“顶高的树”,大抵象征着从传统到现实的最保守而又最顽强的力量,抒情主人公的伟岸的人格形象由此而巍然矗立。那是一个崇尚挪威易卜生“独战多数”的时代,高扬的是冲决旧世界的自我精神,诗中不无某种孤寂的气息,恰恰正是那个时代先知们思想处境的真实写照。

比较有意思的是,差不多七年后,鲁迅有散文诗《秋夜》,第一行就写着:“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儿 歌

周作人

小孩儿，你为什么哭？
你要泥人儿么？
你要布老虎么？
也不要泥人儿，
也不要布老虎。
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鸹，
哇儿哇儿的飞去了。

[赏析]

周作人所作新诗，史家首推《小河》。《小河》是诗中另类，其实诗味并不浓厚。《儿歌》少有人谈到，终究是遗憾的。周作人总是说自己不懂诗，不会做诗，其实他是新诗运动初期有模有样的诗人，当他说起儿童的话题，更是比任何诗人都要懂诗的。

做《儿歌》那年，作者岁届三十六了，说起“泥人儿”、“布老虎”、“黑老鸹”，依然十足的童心童眼，有腔有调，弥漫谐婉慈祥之气。作者在其《杂诗抄》中专有儿童杂事诗，并且还说：“儿童诗近于打油，可是打油并不容易，而且同样要有兴趣才行，不然也做不出来。没有诗情诗兴而硬要写，这情形似乎有点像吃春药”。你看，《儿歌》中的小家伙关心的范围在扩大，新的兴趣在滋长，经作者稍事勾描，给人的视觉形象既简劲又细微，算来也不是游戏文章，一般人是做不得的。人的长大，似乎是件幸事，却往往趣味日渐“拜拜”，很是叫人扫兴。因此做成了蝴蝶的，还不忘自己毛毛虫的时代，到底不容易。不要忘记自己过来的路，光屁股的日子逼人的朴素，虽有碍衮衮诸公的风仪，而对于假正经的社会和婢作夫人的架式，是远胜于一打修身报告的。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1920年9月4日伦敦

[赏析]

这首诗有相当的知名度,因赵元任教授为之谱曲,至今还飘飞在全球华人世界中。它原题为“情诗”,到底也最像情诗。

没有苦痛陪伴的思恋是不真实的,也是不甜蜜的。热恋的情绪往往又是狭窄的,因此诗中有了回环往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恋爱中人特敏感,神经兮兮的,于是诗中各色景物便沾上了恋爱的意味。弗洛伊德老头是大伙儿的朋友,自然也是刘半农的朋友,他说得真是好:“当我们陷于爱之中时,大量的自恋性力比多溢到了对象身上。甚至明显的是,在很多爱的选择形式中,对象被当作我们自己的某种未能达到的自我典范的化身。”你未必意识到,却是可能经历的。倘若你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等节目,你恐怕是有些问题的人,也是天地间很不幸的人。

诗是作者1920年在伦敦留学时写成的,是时赵元任也在欧洲攻读,他说,诗中的“她”,代表他们在国外日夜思念的祖国。这一解,亦真亦假。可以相信的是,不爱国的,大半也难懂爱人。

小小儿的请求

应修人

不能求响雷和闪电底归去，
只愿雨儿不要来了；
不能求雨儿不来，
只愿风儿停停吧！
再不能停停风儿呢，
就请缓和地轻吹；
倘然要决意狂吹呢，
请不要吹到钱塘江以南。
钱塘江以南也不妨，
但不吹到我的家乡；
还不妨吹到我家，
千万请不要吹醒我底妈妈，
——我微笑地睡着底妈妈！
妈妈醒了，
伊底心就会飞到我底船上来，
风浪惊痛了伊底心，
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
缩之又缩的这个小小儿的请求，
总该许我了，
天呀？

——沪甬航道，船上，1920,9,24——

[赏析]

“千万请不要吹醒我底妈妈”——在风浪里潜行的游子，未必一定看好了自个儿的命运，却祈求上苍不能让风浪惊痛了母亲的心。其实，问题最早出在老娘那边。“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在中国千古一理，血脉相承。纪伯伦似乎说得更像一个诗人，他说：“在母亲心里沉默的诗歌，在她孩子的唇上唱了出来”。

应修人是新诗运动初期“湖畔”四诗人之一，他和诗友们都有一颗纯真的童心，往往以天真活泼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内心体验，有了一些痛苦，似乎还没有一脸沧桑，酷毙地玩起假深沉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假设，一次又一次轻轻的歌唱，温柔而执著，用那种惟稚童才能有的心态和口吻，诉说着人人都有过体验而未必人人都能描叙的情怀。人随年岁增长，虽依然难忘娘亲的慈爱，但回报和牵挂，往往会取另外的方式，交付的代价也难以说得清。比如现代大孝子鲁迅便说过，母爱是件湿布衫，脱掉它嫌冷，穿着它难受。

中央电视台有一段时日嚷嚷：“我将一片心，献给天边云，一片深情的思念，带给我的母亲”，一道不错的人性风光。不过，天天“广而告知”，不知何故兮？能“由他去罢”吗？

天 狗

郭沫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
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年2月初作